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孙延弢 译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孙延弢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嘉莉妹妹 /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孙延
弢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重印
ISBN 978-7-5317-2673-9

I. ①嘉… II. ①德…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242号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作 者 /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译 者 / 孙延弢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6
字 数 / 439千字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 32.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73-9

译者序

《嘉莉妹妹》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和代表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首部作品。作品通过农村姑娘嘉莉到芝加哥谋生而成为名演员的故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表面下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对美国贫富对立的社会作了深刻的描写。西奥多·德莱塞用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手法为美国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美国《嘉莉妹妹》出版时曾经因被指控“有破坏性”而长期禁止发行,德莱塞也因此搁笔十年,但却在英国获得了出版权。

西奥多·德莱塞被认为是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主要作品有:19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11年又发表了姊妹篇《珍妮姑娘》;1915年出版《天才》;1912年发表的《金融家》、1914年发表的《巨人》和1945年发表的《斯多葛》组成了他的现实主义巨著《欲望三部曲》。1927年访苏后,德莱塞又发表了一些作品,重要的有《德莱塞访苏印象记》(1928),政论集《悲剧的美国》(1931),短篇小说集《妇女群像》(1929)等。

德莱塞曾长期在社会底层劳动挣扎,常遭邻居歧视,青年时期任报刊记者和编辑,一生走遍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大城市,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社会,为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早年受机械论和达尔文适者生存进化论的影响,他自己苦难的生活经历也表明,有一种残酷的命运在主宰着人们,使弱者的生活毫无意义和目的:强者总是向前,弱者总是落在后面或成为强者的奴隶。德莱塞用艺术手法准确地再现美国当时的社会风貌,描绘出人们如何在社会中挣扎、角逐、堕落的命运,把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伪善和丑恶,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德莱塞的一生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痛苦的思索,他要在更全面、更广阔的背景上去把握生活,把握整个社会的运动和人类命运的悲剧性。

小说主要围绕女主人公嘉莉和赫斯特伍德展开,讲述的是农村少女嘉莉如何从社会底层登上百老汇红舞星宝座的过程,细腻地展示了嘉莉的生存景观及心路历程。比较真实地揭露了20世纪初人们狂热的追求美国之梦的悲剧事实,揭示了驱使人们享乐却最终幻灭的本能主题。

主人公嘉莉出生贫寒农民家庭,保留着乡村生活的单调、闭塞。带着对外面大千世界的向往来到大都市芝加哥,朦朦胧胧地希望一个更加美好的结局。姐姐一家穷困潦倒的生活很快打破了嘉莉的美好憧憬,失业以及拮据的生活让她很快陷入贫困。她结识了一个穿着时髦,油腔滑调的情场老手杜洛埃,杜洛埃的出现使嘉莉意识到贫富的极大差异性。为摆脱生活的窘况,她先后成为推销员杜洛埃和银行经理赫斯特伍德的情人。又都在更好的前途面前抛弃了他们。

三个人物命运荒诞的转变构成了小说悲剧的主线,杜洛埃重复着他作为推销员的工作,继续在名利场中过着轻浮的生活;赫斯特伍德在偷窃银行的钱之后,诱拐嘉莉到纽约,最终身败名裂、生活窘困、惨死他乡。赫斯特伍德本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上层人物,圈子广阔,朋友众多,因为自身的才华与魅力,很受人敬仰,但最终却被情欲所毁。嘉莉在被赫斯特伍德诱拐到纽约之后经历一段贫困生活,偶然成了一位名演员,挤入了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当嘉莉实现自己的最终愿望,跻身名流之列之后,并未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原来的梦想也没有最初那么诱人,相反,她感到了更深刻的空虚和无聊。广阔的社会画面,丰富曲折的情节,深入细致的心理描述,不同情景的对比手法及独具个性的语言成为西奥多·德莱塞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

《嘉莉妹妹》一书中最重要的一個情节是赫斯特伍德偷了酒店的钱,将嘉莉骗上火车,开始了私奔的生活。赫斯特伍德是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成员,在物质上,他过着优裕富足的生活,但在精神上,他却十分贫瘠。他与妻子和子女缺乏交流,没有感情。因此,他遇到嘉莉后立即被她的青春与朝气所吸引,并对她倾心相爱,却身败名裂。这个情节的原型实际上是德莱塞妹妹埃玛的生活经历。当年一家酒店的出纳就曾经偷了店里的三千五百美元,带着埃玛私奔到蒙特利尔,然后又辗转去了纽约。

娴熟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环境刻画是德莱塞小说的突出特点,嘉莉面对杜洛埃殷勤主动而产生的矛盾心理;赫斯特伍德偷钱和嘉莉私奔之后生活境况的剧烈变化;赌博、失业、争吵、绝望、放弃,一幅幅生动的生活

片段被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德莱塞一方面宏观地统摄着自己的世界,用巴尔扎克式的热情批判着自己营造的形象;另一方面,他细致入微地,像一个工匠般精细地雕琢着自己的故事,使之不至于因过于宏大而显得不能深入,强加于人。他将自己的体系和往昔的巨擘们达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并且拥有了新鲜灵动的气息。

1900年3月德莱塞完成了《嘉莉妹妹》的初稿。虽然一个世纪以来受到某些非议,但始终是读者爱不释手的一部名著。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读者仍有深刻的警戒和启示作用。

目 录

一	1
二	9
三	13
四	22
五	32
六	38
七	49
八	58
九	65
十	70
十一	77
十二	84
十三	88
十四	95
十五	103
十六	110
十七	119
十八	129
十九	136
二十	143
二十一	154
二十二	161
二十三	168
二十四	177
二十五	186

二十六	189
二十七	195
二十八	203
二十九	208
三十	218
三十一	225
三十二	232
三十三	244
三十四	251
三十五	259
三十六	270
三十七	276
三十八	283
三十九	293
四十	302
四十一	309
四十二	318
四十三	327
四十四	334
四十五	347
四十六	355
四十七	363
四十八	370
四十九	381
五十	394

嘉洛丽·梅蓓在一天下午,乘上了去芝加哥的火车。一只已经交给行李车托运的小箱子,一只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廉价的仿鳄鱼皮的小提包,里面装了些化妆品、一盒小点心,外加一只只有弹簧开关的黄皮荷包,那里有着她的车票。这些就是她全部的家当。有一张纸片,上面有她姐姐的地址,此外还有四块钱现金。那是1889年的8月。那一年她刚满十八岁,聪明、害羞,并且年少无知,充满了对未来的幻想。尽管她心中觉得很难舍难分,然而这种惜别之情显然不是由于眼下要放弃的家乡的种种长处。她由于母亲告别时的亲吻而涌出了泪水,她的喉咙有些哽咽。当火车轰隆隆地驶过她父亲白天上班的面粉厂时,当家乡熟悉的绿野渐渐消逝时,她发出一声伤感的叹息。就这样轻易地,维系着她的家乡以及少女时代的千丝万缕被扯断了。

所有的一切,也许她根本不知道,不管人生的变迁有多大仍然是可以挽回的。火车总会在前方一站停下,什么时候都可以在那里下车回去。那座大城市就在前面,因为这些每天开来的火车,她觉得自己和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她到了芝加哥,离哥伦比亚城也就近在咫尺了。不过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百英里的路程,又算得上什么呢?她完全可以回去。而且她姐姐还在那里。她望着写着她姐姐家地址的纸条,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她看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绿野,终于找回了活跃的思路,开始憧憬着芝加哥这座城市的模样。从小她就听说它很有名。她们家曾经准备要搬到那里去。如果她这次能找到好工作,那么全家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了。不管怎样,那是个大地方。那里灯火灿烂,繁华热闹,一切都很喧嚣。那里人们都富有。那里还有巨大的车站,这列奔驰的火车正在快速驶向那里。

一个女孩如若离开家,她只有两种命运。不是遇上个好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很快就接受大城市的道德标准而慢慢堕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在两者之间保持折中的状态。城市的尔虞我诈,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与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更像个人样的诱惑者。城里有诱人的一力量,通过最有修养

的人看似诚恳的言辞来使人上当。不管人们抱着什么道德意图与目的,城里闪耀的万家灯火总能像一只乞求爱情的眼睛里流露出的眼波一样,成功地诱惑人。一个初涉社会、天真纯洁的心灵如果被诱上当,一半的原因就是这些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力量。喧嚣的声音,沸腾的生活,鳞次栉比的楼房,都直接或间接地引诱着那些早已手足无措的感官。如果没有一个智者在旁边提醒她谨慎行事,还不知会有多少谎言会进入那毫无防备的耳朵里呢。如果无法看透它们的本质,那它们就会利用迷人的外表使那些人放松戒备,失去自制力,最后堕落。

嘉洛丽——被家里人带着万分亲昵地称为“嘉莉妹妹”,不具备完美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她关心自己的利益,但却并不是十分强烈。这就是她主要的特征。青春的憧憬使她充满热情。即使她还没有完全成熟,全部的美貌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却也已初见端倪:与生俱来的一副十分匀称的身材,再加上灵动的眼睛,她显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典范——这种家庭移民到美国已经有两代人了。她厌恶读书——知识没有向她敞开大门。在表现自己天生的魅力上,她还仅仅步履蹒跚;她仍然不会地把头发优雅地甩到一边,一双小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甚至没有打动人的能力。仅有她的那两只脚长得倒是小巧玲珑,但是又很扁平。虽然如此,她仍然喜欢孤芳自赏,并且很快就了解了生活中更吸引人的乐趣,并且异常渴望得到物质的享受。她犹如一个装备不全的小冒险家,好奇地想要去未知的城里探险,做着一步登天的白日梦,幻想着未来自己能够主宰别人,期冀猎捕一位浪子,并在她的脚下奴颜婢膝。

“那,”一个声音在她的耳边响起,“是威斯康星州最吸引人的游览胜地。”

“是吗?”她小声地答应。

火车正在开出沃基肖^①。她感觉到背后有个男人已经在那站了许久。而他在盯着她的满头秀发。这个人早就坐卧不安了,她本能地感到背后的这个人对她有着无以言说的强烈兴趣。她那少女的矜持,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应持有的态度,在提醒她要早早提防,拒绝这种亲近。但那个人精通此道,多次成功后随之而来的大胆占了上风。

他向前探过身来,把胳膊靠在她的坐椅上,然后开始搭讪,尽量表现得令人喜欢。

① 沃基肖,位于芝加哥以北五十公里,著名旅游胜地。

“是的，那是芝加哥人都喜爱去的旅游胜地。那里风景美丽极了，这一带你不是太熟悉，对吗？”

“哦，不，我熟悉，”嘉莉回答道，“我的意思是，我是住在在哥伦比亚城的，只是我还没来过这里。”

“那这么说你还是头一次去芝加哥啰？”他说。

在谈论的时间里，她也注意到了这个人的一些容貌特征。这个人脸色红润，神采奕奕，留着一撮小胡子，头上有一顶灰色的浅顶软呢帽。她转过身来，面对面地望着他，自我防范意识和撒娇卖俏的本能已经在使她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了。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呀。”她说。

“哦，”他用一种让人喜欢的样子回答，还带上一种自知说错了话的神情，“我还以为你说了呢。”

他是一个为工厂到各地揽生意的人——这类人在当时被时髦地称为“推销员”。而且还属于那种 1880 年美国人中突然流行起来的新潮称谓——“小白脸”，这种称呼更直接明白地表达了这类人在那时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他们的言谈举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引起那些容易上钩的姑娘们的憧憬，获取她们的芳心。这个人的穿着本身就很吸引人。穿着一套在当时很时髦的棕色格子花呢裁剪的西服，后来被人们称为“买卖人穿的套装”。开得很低的背心领口，露出里面白底粉红条纹衬衣浆硬的前胸，上面是白色的高衣领，系着一条精致的领带，上装露出一对与衬衣布料质地相同的亚麻布袖口，上面扣着镀金的大纽扣，扣子上还镶着叫做“猫眼石”的普通黄玛瑙。他的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其中还有一个厚实的印章戒，背心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上面挂有“麋鹿会”^①的内部徽章。整套打扮显得非常合适，脚上蹬的是擦得锃亮的黄褐色宽底皮鞋，头上戴的便是前面提到过的灰色浅顶软呢帽，就他所表现出的聪明程度来看，他魅力超群。并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卖相，任何一点都没有逃过嘉莉对他第一印象。

为了避免这类人会被人们永远地遗忘，让我先把他们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记下来。最重要的当然是身上的精致的衣服，失去这一点他便一文不值；然后自然还要有强烈的肉体魅力，表现出对女性强烈的欲望；要有一颗对世界上任何问题、任何力量都漠不关心的头脑，支配这颗头脑活动的不是贪

① 1868 年创立，总部设立在纽约，是美国重要的企业业主协会，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会员都是当地工商业界社会名流。

婪,而是对变化无常女人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他的手法总是很简单,最重要是大胆,这当然是由于他对异性异常强烈的爱慕和欲望。如果与一位年轻女人有过两次见面,再次见面时,他就会主动走过去为她拉直领带,或者直呼其名。要是有位容貌美丽的女人在街上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时,对他稍加留意,他便会走上去,装出相识的样子,以便抓住人家的手,硬说他们以前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当然基本条件是他讨好的方式能让女人感兴趣,让她想进一步了解他。在商场里,在等着收款员给他找钱的时候,他可以轻易地吸引来一些年轻姑娘对他的注意。在这样的情况时,通常他便会施展出这种人常用的小把戏,打探出姑娘的名字,以及她们所喜欢的花,她的家庭地址,然后就会追求暧昧的“友谊”,直到结果证明完全白费工夫他才会死心。

对于那些比较喜欢做作的女人,他的这一套屡试不爽,虽然高昂的费用多少让他有点犹豫。比如说,在圣保罗市一登上一节豪华的列车车厢,他就会选择坐在一位最有可能上钩的女士旁,火车还没有完全出站前,他就会叫服务员给她拿来一张脚凳。谈话告一段落时,他会给她找些阅读的书籍,然后,凭借天花乱坠的恭维,述说自己的身世,辅以吹嘘和献殷勤,他会获得她的忍耐,甚至会赢得她的好感。

只要是探寻过女人内心深处的男人,早晚都会碰上那难以理解的奥秘——在女人心理上占着重要位置的衣着。将来应该会有一位女士对这一问题写出一整套长篇大论,就算是一位年龄再小的姑娘,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也是非常准确的。在男人的衣服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条隐隐约约、难以言传的界限。这条界限使她把男人分成了两类:那些值得她看上一眼的,和那些不值得一看的。一个人一旦走上下坡路,降到了这条模糊的界限之下,他就很难得到女人的眷顾。男人的服装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男人的衣服可以用来使女人关注起自己的衣着。嘉莉身边的男人此刻正表现出这作用。她注意到自己的衣服相形见绌,她突然觉得自己身上那镶了黑棉布边的没有花纹的蓝衣服是那么的寒酸,她也注意到自己的鞋子过于破旧。

这种思想上的强烈震动使她收回了目光,继续望着窗外的景色来掩饰尴尬,但他则错以为自己的风度已经取得一些成果。

“让我再好好想想,”他接着说,“我认识这些人,像布店的老板吉勃生、服装店的老板蒙哥洛思等等。”

“哦,是吗?”她插嘴说。不能自己,眼前浮现出布店里各种陈列的料子,渴望的神情难以言表。

他最终还是找到了她感兴趣的東西,便熟练地继续讲下去,不过一会儿,

他就坐在了她的旁边。他谈论起了如何推销衣服,以及他的旅行,谈到了芝加哥,也说起了那座城里有趣的地方。

“你要是去那里会玩得非常开心的。亲戚在那里住吗?”

“我去找我姐姐的。”她解释说。

“林肯公园值得你去看看,”他说,“逛逛密歇根大街,那里有座大楼,简直就是第二个纽约,非常棒。可以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戏剧啦、行人啦、精美的房子啦——你一定会喜欢的。”

听着他所描绘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她心里有些苦涩。面对如此的繁华,她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这个念头影响了她。她清醒地意识到,尽管自己这次出行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逛商店、看风景,他在她面前展现的物质前景还是很有希望达到的。这位现在正和她说话并且穿着讲究的男人对她表现出的关心中就有一些是令她满意的东西。当他说到她让他想起某位红极一时的女明星时,她忍不住笑了。她并不笨,但这样的殷勤还有它的特殊意义。

“你要在芝加哥呆一段时间吗?”眼看现在谈话进行得如此愉快,他便继续进攻。

“现在不好说。”嘉莉含糊地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她很有可能会找不到工作。

“总要住上几个星期吧?”他一边说一边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这句话里的意思现在已远远超过了这句话本身。他已经看透了那些使她楚楚动人的而又无法描绘的东西。她也注意到他对自己的兴趣,可以让女人感到既高兴又害怕的那一点。但是她的举止相对单纯,理由很简单,因为她还没有完全领悟女人们种种掩饰自己内心深处情感的假装的小动作——所以说她现在的一些行为举止不免显得大胆了一点。如果她以前有过一位伶俐聪慧的小姐妹,就会警告她,绝对不能像现在如此直直地望着一个男人的眼睛。

“问这个做什么?”她说。

“嗯,由于我要在那里待几个星期,看看我们公司的货色以及领回一些新样品,到时也许我可以带你逛逛。”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我会和我的姐姐住在一起,而且——”

“哦,如果她觉得不高兴的话,我们可以想个办法。”他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笔记本,就好像一切都已约定好了一样。“你的住所在哪里?”

她往钱包里摸了一下,里面装着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他从裤子的口袋

里拿出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钱包，里面装有各种纸条、里程表，还有钞票，以致把钱包都塞得鼓胀了。这些让她永远无法忘记，以前向她献殷勤的人当中没有谁有过这种特别的钱包。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位走遍南北的男人，一位精力充沛、见过世面、待人圆滑的男人同她如此亲近过。他的钱包，他那锃亮的黄褐色皮鞋，他的漂亮的新衣服，还有他为人处世的风度，早已在她的心中筑起了一个模糊的幸福世界，而这世界的中心正是他。这使她非常高兴坦然接受他可能做的所有一切。

他把一张印着“巴特列特——坎伊公司”的精致名片递上，名片的左下角印着“察尔森·H. 托罗奥”。

“这是我的名字，”他把名片递到她手中，指着自己的名字说，“这念作‘托罗奥’，我的父亲是法国血统。”

当她看名片时，他收好了钱包，然后从上衣口袋的一叠信中抽出了一封。

“我是为这家公司出门推销产品，”他指着信封上的图说，“公司坐落在州街和湖街的拐角上。”他的声音里充满洋洋得意的意味。他认为跟这样的地方联系在一起是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并且也确实让她觉得是这么回事。

“你的住址呢？”他问到，并且握着铅笔打算记录。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梅蓓，”她慢慢地说，“希凡·伯利大街354号的S. C. 哈斯转。”

他认真地记下这些，然后又掏出钱包，“要是我星期一晚上过来看你，你会在家吗？”他问。

“我想可能会在家吧。”她回答说。

我们通常所说的话只是我们要表达的千言万语的模糊的概念，这是再确切不过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链环，把那些无法说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和各種各样的目的连接在一起。这两个人相互交换着只言片语，并排坐着，掏掏钱包，互看名片，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对方那些真正的情感是多么难以言表。彼此都还没有聪明到能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心理活动。他自己也不懂他的诱惑是怎样获得如此的成功的。对于她呢，直到他已经记下了她的住址，才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她现在意识到自己已有所失——而他却赢得了这个胜利，双方都感到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关系。他也早就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他说话随意多了，而她的表情也不像最初那么紧张。

很多的迹象表明，芝加哥快到了，忽闪忽闪的信号灯多了起来。一列列火车从他们身旁疾驰而过，穿过一望无际、平坦宽阔的草原。他们可以看见支立在原野上的一排排电线杆，一直通向芝加哥。远处模模糊糊地出现了一

些郊区城镇的迹象,一些烟囱高耸入云。时不时地还会看到空旷的田野上盖起了一些二层楼的木屋,屋子四周没有栅栏,也没有树木,就像愈来愈近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对于儿童的天才的想象力,或者对于深居简出的人来说,首次来到大城市是一件多么令人心醉的事情啊。要是在黄昏,那就更加令人心驰神往了,因为这是世界明暗交接、生活正从一种热闹的氛围或状态转向另一种静谧的神秘时刻。在这样充满憧憬的夜里,疲惫的人还有什么要求是满足不了的呢!昔日的憧憬与梦想有多少不会在这里再次出现呢!勤劳的人的心灵在呼唤着自我,“我将要重生了,我将要加入欢乐的人群去享受新的生活了。我就要拥有街道、路灯、灯火辉煌的餐厅了。还有戏院、舞厅、晚会,各种各样的娱乐,莺歌燕舞——这些到了夜晚都将属于我。”虽然人还被关在车厢里,激动的心早已没有了踪影。到处都能让人意识到这一点。就连心神麻木的人也能感觉到一些他们所不能言喻及描述的东西,这也解除了辛劳的沉重。

嘉莉妹妹望着窗外。人是有情感的,都会被世间万物所感染的,她身旁的人见她那么专注,也不免被影响了,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些许新的兴趣,指给她看种种奇迹。列车的左右两边延伸着一条条的铁路——这些便是芝加哥的标志和勋章。还有许许多多节列车车厢,以及从机车房里传来的叮叮当当的铃声。昏暗的房屋、烟雾腾腾的工厂和高高的谷仓矗立在这交通洪流的两边,透过这些的空隙可以瞥见这座向外延伸的城市的影子。停在道口的有轨电车,等待着火车通过,道口工吃力地拉下木栏杆,阻挡行人和车辆通过。铃声叮当,混杂着铁轨发出轧轧的声音,还有从远处传来汽笛声。

“这就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托罗奥说,“那是芝加哥河。”他边说边指着一条肮脏的小河,来自各个地方的大帆船停满了整个河道,船头紧挨着黑漆漆的、标着船位的河岸。火车吐出一股气,发出一阵阵叮当声,铁轨震颤起来,小河就被抛在了后面。“芝加哥将会变成一个大城市,”他接着说,“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奇迹。”

她没有完全听懂这几句话,她的心头出现了一种恐惧感,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正一头扎进这生活的汹涌大海之中并要独自谋生。她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胸闷——她心跳加快,感到些许的惆怅。她半合上眼睛,想安慰自己这不算什么,因为哥伦比亚城近在眼前。

“芝加哥!——芝加哥!”车上的司闸员一边大声叫着,一边“哐”的一声把车门打开了。火车正驶进一个拥挤不堪的停车场,喧哗嘈杂的人声把这里变得异常热闹。嘉莉开始收拾她那破旧的可怜的提包,一只手紧紧拽着自己

的钱包。托罗奥站起身,伸伸腿以便使裤子挺直起来,接着一把抓起他那干净好看的黄色提包。

“你有亲戚来接你吗?”他说,“让我帮你提手提包吧。”

“哦,不用,”她说,“我不愿让你这么做,要是这样做,等会见到我姐姐时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那好吧,”他十分关切地说,“但是,我就待在你的附近,要是她没有来,我会负责把你安全地送到目的地。”

“你真是太好了。”嘉莉说,在这异乡陌生的环境中有人向她如此献殷勤,她心里感到真是太好了。

“芝加哥!”司闸员用拉长了的声音喊道。火车进入了一个阴暗的大车棚下面,一盏盏灯事先已亮了起来,到处都是车厢,这列火车也在慢慢减速前行,最后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挤到了门口。

“好了,我们终于到了,”托罗奥说,带着她朝门口挤去。“再见了,”他说,“期待我们星期一能再见面。”

“再见!”她握着他向她伸出的手说。“不用担心,我会在旁边一直看着你的,直到知道你姐姐来接你,我才会放心离开。”他显露出很关心的样子。她看着他的双眼笑了笑。他俩先后下了车,他装作毫不在乎。一位面容蜡黄、十分普通的妇女在站台上看见了嘉莉,慌忙跑上前来。“嗨,嘉莉妹妹!”她开口叫道,然后就像应付一般拥抱了嘉莉,以表欢迎。

嘉莉顿时感到别扭,浑身都不对劲,干劲一下就没了踪影。看着这迷茫、喧嚣和新奇的一切,她只感到残酷的现实正拽住她的手,别期望有什么灯红酒绿的生活,也别期望什么消遣乐趣,她姐姐身上全部显现出上班的辛劳,严酷的生活。

“家里人都还好吗?”——姐姐开口问“爸爸妈妈都好吗?”

嘉莉没有什么心思,机械地回答了她姐姐的问题。在走廊另一头去寻找候车室和大街的大门口站着的托罗奥。他刚好回头望着,当他意识到:她也看见了他,并且已经和她姐姐安全地见面了。他留下一个笑容然后转身走开了,这笑容只有嘉莉看到了。看着他走远了,她感到仿佛失去了点什么。等他走得越来越远直到影子成为一个点的时候,她才真正明白了他的离去的真正含义。虽然和姐姐待在一起,她却觉得孤独,就好像一个孤独的人处在一个波涛澎湃、没有思维的大海上一样。

二

梅妮的“公寓”(这是当时对所有房间都在同一层楼上的套间的统称),位于希凡·伯利大街上。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工人或者职员。这种人接连不断涌入芝加哥,导致这座城市的人口每年递增五万人。梅妮的“公寓”在三楼,前面的窗子朝着大街。每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的时候,街上的杂货店里闪烁着明亮的灯光,孩子们四处跑跳玩耍。嘉莉觉得,公共马车上的铃声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的声音很动人,有些陌生又有点儿新鲜。梅妮把她领进了前房,她凝视着明亮的街道,超脱一切般地听着那些声音,望着那车水马龙的情景,为刚刚到来的自己所听到的这座向各个方向延伸数英里的巨大的城市所发出的喁喁私语感到惊讶赞叹。

第一次见面时,在相互寒暄之后,哈斯太太把孩子交给了嘉莉,然后开始准备晚饭。她丈夫没说几句话就一个人看晚报。他这个人比较沉默,父亲是瑞典人,自己出生于美国,目前的工作是在牲畜场清理冷藏车。小姨子的到来,没有给他造成太大的影响,好像他与整件事无关。不过还是问了句关于嘉莉在芝加哥怎样找工作的问题。

“这不是个小地方,”他说,“很快你就能找到活干的,这是这个大城市永恒的规律。”

嘉莉将找份工作,自己解决膳宿费问题,这一点要不是事先和他们商量好的话,嘉莉要来和他们住在一起那是不能容忍的。整个套间的房租很便宜,每月只需十七块钱。他估算了一下,如果她每周付四块钱的话,这倒算不上是个坏主意。他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又十分节俭,并且早已在西区远处定购了两块价值两百元的土地,每月分期付款,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以后在那盖上新房子,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趁着准备晚饭这一小会儿的时间,嘉莉四处打量起公寓来。她生来就具有观察力,而且还具有每个女人都十分敏锐的直觉,也称为第六感觉。直觉让她知道,姐姐的生活也过得不宽裕。墙上贴的墙纸十分不和谐,地板上铺